宋史/卷3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六十五 ◄

宋史
卷三百六十六　列傳第一百二十五

► 卷三百六十七

劉錡 吳玠 吳璘子:挺

劉錡

劉錡，字信叔，德順軍人，瀘川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。美儀狀，善射，聲如洪鐘。嘗從仲武征討，牙門水斛滿，以箭射之，拔箭水注，隨以一矢窒之，人服其精。宣和間，用高俅薦，特授閤門祗候。

高宗即位，錄仲武後，錡得召見，奇之，特授閤門宣贊舍人，差知岷州，為隴右都護。與夏人戰屢勝，夏人兒啼，輒怖之曰：「劉都護來！」張浚宣撫陝西，一見奇其才，以為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。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，慕洧以慶陽叛，攻環州。浚命錡救之，留別將守渭，自將救環。未幾，金攻渭，錡留李彥琪捍洧，親率精銳還救渭，已無及，進退不可，乃走德順軍。彥琪遁歸渭，降金。錡貶秩知綿州兼沿邊安撫。

紹興三年復官，為宣撫司統制。金人攻拔和尚原，乃分守陝、蜀之地。會使者自蜀歸，以錡名聞。召還，除帶御器械，尋為江東路副總管。六年，權提舉宿衛親軍。帝駐平江，解潛、王彥兩軍交鬥，俱罷，命錡兼將之。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，通為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中軍與游奕，凡六軍，每軍千人，為十二將。前護副軍，即彥八字軍也。於是錡始能成軍，扈從赴金陵。七年，帥合肥；八年，戍京口。九年，擢果州團練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主管侍衛馬軍司。

十年，金人歸三京，充東京副留守，節制軍馬。所部八字軍才三萬七千人，將發，益殿司三千人，皆攜其孥，將駐於汴，家留順昌。錡自臨安溯江絕淮，凡二千二百里。至渦口，方食，暴風拔坐帳，錡曰：「此賊兆也，主暴兵。」即下令兼程而進，未至，五月，抵順昌三百里，金人果敗盟來侵。

錡與將佐舍舟陸行，先趨城中。庚寅，諜報金人入東京。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，錡曰：「城中有糧，則能與君共守。」規曰：「有米數萬斛。」錡曰：「可矣。」時所部選鋒、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，相去尚遠，遣騎趣之，四鼓乃至。及旦得報，金騎已入陳。

錡與規議斂兵入城，為守禦計，人心乃安。召諸將計事，皆曰：「金兵不可敵也，請以精銳為殿，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。」錡曰：「吾本赴官留司，今東京雖失，幸全軍至此，有城可守，奈何棄之？吾意已決，敢言去者斬！」惟部將許清號「夜叉」者奮曰：「太尉奉命副守汴京，軍士扶攜老幼而來，今避而走，易耳。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；欲與偕行，則敵翼而攻，何所逃之？不如相與努力一戰，於死中求生也。」議與錡合。錡大喜，鑿舟沉之，示無去意。置家寺中，積薪於門，戒守者曰：「脫有不利，即焚吾家，毋辱敵手也。」分命諸將守諸門，明斥堠，募土人為間探。於是軍士皆奮，男子備戰守，婦人礪刀劍，爭呼躍曰：「平時人欺我八字軍，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。」

時守備一無可恃，錡於城上躬自督厲，取偽齊所造癡車，以輪轅埋城上；又撤民戶扉，周匝蔽之；城外有民居數千家，悉焚之。凡六日粗畢，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。壬寅，金人圍順昌，錡豫於城下設伏，擒千戶阿黑等二人，詰之，云：「韓將軍營白沙渦，距城三十里。」錡夜遣千餘人擊之，連戰，殺虜頗眾。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，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。錡令開諸門，金人疑不敢近。

初，錡傅城築羊馬垣，穴垣為門。至是，與清等蔽垣為陣，金人縱矢，皆自垣端軼著於城，或止中垣上。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、強弩，自城上或垣門射敵，無不中，敵稍卻。復以步兵邀擊，溺河死者不可勝計，破其鐵騎數千。特授鼎州觀察使、樞密副都承旨、沿淮制置使。

時順昌受圍已四日，金兵益盛，乃移砦於東村，距城二十里。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，夜斫其營。是夕，天欲雨，電光四起，見辮髮者輒殲之。金兵退十五里。錡復募百人以往，或請銜枚，錡笑曰：「無以枚也。」命折竹為哨，如市井兒以為戲者，人持一

以為號，直犯金營。電所燭則皆奮擊，電止則匿不動，敵眾大亂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，金人益不能測，終夜自戰，積屍盈野，退軍老婆灣。

兀朮在汴聞之，即索靴上馬，過淮寧留一宿，治戰具，備糗糧，不七日至順昌。錡聞兀朮至，會諸將於城上問策，或謂今已屢捷，宜乘此勢，具舟全軍而歸。錡曰：「朝廷養兵十五年，正為緩急之用，況已挫賊鋒，軍聲稍振，雖眾寡不侔，然有進無退。且敵營甚邇，而兀朮又來，吾軍一動，彼躡其後，則前功俱廢。使敵侵軼兩淮，震驚江、浙，則平生報國之志，反成誤國之罪。」眾皆感動思奮，曰：「惟太尉命。」

錡募得曹成等二人，諭之曰：「遣汝作間，事捷重賞，第如我言，敵必不汝殺。今置汝綽路騎中，汝遇敵則佯墜馬，為敵所得。敵帥問我何如人，則曰：「太平邊帥子，喜聲伎，朝廷以兩國講好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。」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，兀朮問之，對如前。兀朮喜曰：「此城易破耳。」即置鵝車炮具不用。翌日，錡登城，望見二人遠來，縋而上之，乃敵械成等歸，以文書一卷繫於械，錡懼惑軍心，立焚之。

兀朮至城下，責諸將喪師，眾皆曰：「南朝用兵，非昔之比，元帥臨城自見。」錡遣耿訓以書約戰，兀朮怒曰：「劉錡何敢與我戰，以吾力破爾城，直用靴尖趯倒耳。」訓曰：「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，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，願獻浮橋五所，濟而大戰。」兀朮曰：「諾。」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。遲明，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，敵由之以濟。

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，戒軍士雖渴死，毋得飲於河者；飲，夷其族。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，諸酋各居一部。眾請先擊韓將軍，錡曰：「擊韓雖退，兀朮精兵尚不可當，法當先擊兀朮。兀朮一動，則餘無能為矣。」

時天大暑，敵遠來疲敝，錡士氣閒暇，敵晝夜不解甲，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。敵人馬饑渴，食水草者輒病，往往困乏。方晨氣清涼，錡按兵不動，逮未、申間，敵力疲氣索，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。俄以數千人出南門，戒令勿喊，但以銳斧犯之。統制官趙撙、韓直身中數矢，戰不肯已，士殊死鬥，入其陣，刀斧亂下，敵大敗。是夕大雨，平地水深尺餘。乙卯，兀朮拔營北去，錡遣兵追之，死者萬數。

方大戰時，兀朮被白袍，乘甲馬，以牙兵三千督戰，兵皆重鎧甲，號「鐵浮圖」；戴鐵兜牟，周匝綴長簷。三人為伍，貫以韋索，每進一步，即用拒馬擁之，人進一步，拒馬亦進，退不可卻。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，大斧斷其臂，碎其首。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，

號「拐子馬」，皆女真為之，號「長勝軍」，專以攻堅，戰酣然後用之。自用兵以來，所向無前；至是，亦為錡軍所殺。戰自辰至申，敵敗，遽以拒馬木障之，少休。城上鼓聲不絕，乃出飯羹，坐餉戰士如平時，敵披靡不敢近。食已，撤拒馬木，深入斫敵，又大破之。棄屍斃馬，血肉枕藉，車旗器甲，積如山阜。

初，有河北軍告官軍曰：「我輩元是左護軍，本無鬥志，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。」故錡兵力擊之。兀朮平日恃以為強者，什損七八，至陳州，數諸將之罪，韓常以下皆鞭之，乃自擁眾還汴。捷聞，帝喜甚，授錡武泰軍節度使、侍衛馬軍都虞候、知順昌府、沿淮制置使。

是役也，錡兵不盈二萬，出戰僅五千人。金兵數十萬營西北，亙十五里，每暮，鼓聲震山谷，然營中讙譁，終夜有聲。金遣人近城竊聽，城中肅然，無雞犬聲。兀朮帳前甲兵環列，持燭照夜，其眾分番假寐馬上。錡以逸待勞，以故輒勝。時洪皓在燕密奏：「順昌之捷，金人震恐喪魄，燕之重寶珍器，悉徙而北，意欲捐燕以南棄之。」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，分路追討，則兀朮可擒，汴京可復；而王師亟還，自失機會，良可惜也。

七月，命為淮北宣撫判官，副楊沂中，破敵兵于太康縣。未幾，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，錡還太平州，岳飛以兵赴行在，出師之謀寢矣。

十一年，兀朮復簽兩河兵，謀再舉。帝亦測知敵情，必不一挫遂已，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。金人攻廬、和二州，錡自太平渡江，抵廬州，與張俊、楊沂中會。而敵已大入，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，引兵出清溪，兩戰皆勝。行至柘皐，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。河通巢湖，廣二丈，錡命曳薪壘橋，須臾而成，遣甲士數隊路橋臥槍而坐。會沂中、王德、田師中、張子蓋之軍俱至。

翌日，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，夾道而陣。德薄其右隅，引弓射一酋斃之，因大呼馳擊，諸軍鼓譟。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。德率眾鏖戰，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，敵大敗；錡與德等追之，又敗於東山。敵望見曰：「此順昌旗幟也。」即退走。

錡駐和州，得旨，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。時並命三帥，不相節制。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，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，諸將多嫉之。俊與沂中為腹心，而與錡有隙，故柘皐之賞，錡軍獨不與。

居數日，議班師，而濠州告急。俊與沂中、錡趨黃連埠援之，距濠六十里，而南城已陷。沂中欲進戰，錡謂俊曰：「本救濠，今濠已失，不如退師據險，徐為後圖。」諸將曰：「善。」三帥鼎足而營，或言敵兵已去，錡又謂曰：「敵得城而遽退，必有謀也，宜嚴備之。」俊不從，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，直趨濠州，果遇伏敗還。

遲明，錡軍至藕塘，則沂中軍已入滁州，俊軍已入宣化。錡軍方食，俊至，曰：「敵兵已近，奈何？」錡曰：「楊宣撫兵安在？」俊曰：「已失利還矣。」錡語俊：「無恐，錡請以步卒禦敵，宣撫試觀之。」錡麾下皆曰：「兩大帥軍已渡，我軍何苦獨戰？」錡曰：「順昌孤城，旁無赤子之助，吾提兵不滿二萬，猶足取勝；況今得地利，又有銳兵邪？」遂設三覆以待之。俄而俊至，曰：「諜者妄也，乃戚方殿後之軍爾。」錡與俊益不相下。

一夕，俊軍士縱火劫錡軍，錡擒十六人，梟首槊上，餘皆逸。錡見俊，俊怒謂錡曰：「我為宣撫，爾乃判官，何得斬吾軍？」錡曰：「不知宣撫軍，但斬劫砦賊爾。」俊曰：「有卒歸，言未嘗劫砦。」呼一人出對。錡正色曰：「錡為國家將帥，有罪，宣撫當言於朝，豈得與卒伍對事？」長揖上馬去。已，皆班師，俊、沂中還朝，每言岳飛不赴援，而錡戰不力。秦檜主其說，遂罷宣撫判官，命知荊南府。岳飛奏留錡掌兵，不許，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。

錡鎮荊南凡六年，軍民安之。魏良臣言錡名將，不當久閑。乃命知潭州，加太尉，復帥荊南府。江陵縣東有黃潭，建炎間，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，由是夏秋漲溢，荊、衡間皆被水患。錡始命塞之，斥膏腴田數千畝，流民自占者幾千戶。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，仍以其侄汜為江東路兵馬副都監。

三十一年，金主亮調軍六十萬，自將南來，彌望數十里，不斷如銀壁，中外大震。時宿將無在者，乃以錡為江淮、浙西制置使，節制逐路軍馬。八月，錡引兵屯揚州，建大將旗鼓，軍容甚肅，觀者歎息。以兵駐清河口，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，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。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，金人攻真州，錡引兵還揚州，帥劉澤以城不可守，請退軍瓜洲。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，錡遣員琦拒于皂角林，陷圍力戰，林中伏發，大敗之，斬景山，俘數百人。捷奏，賜金五百兩、銀七萬兩以犒師。

先是，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，而以重兵入淮西。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，不戰而潰，自清河口退師揚州，以舟渡真、揚之民于江之南，留兵屯瓜洲。錡病，求解兵柄，留其

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，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。詔錡專防江，錡遂還鎮江。

十一月，金人攻瓜洲，汜以克敵弓射卻之。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，至鎮江，見錡病劇，以李橫權錡軍。義問督鎮江兵渡江，眾皆以為不可，義問強之。汜固請出戰，錡不從，汜拜家廟而行。金人以重兵逼瓜洲，分兵東出江皐，逆趨瓜洲。汜先退，橫以孤軍不能當，亦卻，失其都統制印，左軍統制魏友、後軍統制王方死之，橫、汜僅以身免。

方諸軍渡江而北也，錡使人持黃、白幟登高山望之，戒之曰：「賊至舉白幟；合戰舉二幟，勝則舉黃幟。」是日二幟舉，逾時，錡曰：「黃幟久不舉，吾軍殆矣。」錡憤懣，病益甚。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，督舟師與金人戰。允文過鎮江，謁錡問疾。錡執允文手曰：「疾何必問。朝廷養兵三十年，一技不施，而大功乃出一儒生，我輩愧死矣！」

召詣闕，提舉萬壽觀。錡假都亭驛居之。金之聘使將至，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，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，錡疑汜累己，常懼有後命。三十二年閏二月，錡發怒，嘔血數升而卒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賜其家銀三百兩，帛三百匹。後謚「武穆」。

錡慷慨深毅，有儒將風。金主亮之南也，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，罪不赦。枚舉南朝諸將，問其下孰敢當者，皆隨姓名其答如響，至錡，莫有應者。金主曰：「吾自當之。」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。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，錡在揚州，命盡焚城外居屋，用石灰盡白城壁，書曰：「完顏亮死於此。」金主多忌，見而惡之，遂居龜山，人眾不可容，以致是變云。

吳玠

吳玠，字晉卿，德順軍隴干人。父葬水洛城，因徙焉。少沉毅有志節，知兵善騎射，讀書能通大義。未冠，以良家子隸涇原軍。政和中，夏人犯邊，以功補進義副尉，稍擢隊將。從討方臘，破之；及擊河北群盜，累功權涇原第十將。靖康初，夏人攻懷德軍，玠以百餘騎追擊，斬首百四十級，擢第二副將。

建炎二年春，金人渡河，出大慶關，略秦雍，謀趨涇原。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，命玠為前鋒，進據青溪嶺，逆擊大破之，追奔三十里，金人始有憚意。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

懷德軍。金人攻延安府，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，端駐邠州不赴，且曰：「不如蕩其巢穴，攻其必救。」端遂攻蒲城，命玠攻華州，拔之。

三年冬，劇賊史斌寇漢中，不克，引兵欲取長安，曲端命玠擊斬之，遷忠州刺史。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，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，浚與玠語，大悅，即授統制，弟璘掌帳前親兵。

四年春，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。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，端遣玠拒于彭原店，而擁兵邠州為援。金兵來攻，玠擊敗之，撒離喝懼而泣，金軍中目為「啼哭郎君」。金人整軍復戰，玠軍敗績。端退屯涇原，劾玠違節度，降武顯大夫，罷總管，復知懷德軍。張浚惜玠才，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。時兵火之餘，玠勞來安集，民賴以生。轉忠州防禦使。

九月，浚合五路兵，欲與金人決戰，玠言宜各守要害，須其弊而乘之。及次富平，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，玠曰：「兵以利動，今地勢不利，未見其可。宜擇高阜據之，使不可勝。」諸將皆曰：「我眾彼寡，又前阻葦澤，敵有騎不得施，何用他徙？」已而敵驟至，輿柴囊土，藉淖平行，進薄玠營。軍遂大潰，五路皆陷，巴蜀大震。

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，積粟繕兵，列柵為死守計。或謂玠宜退守漢中，扼蜀口以安人心。玠曰：「我保此，敵決不敢越我而進，堅壁臨之，彼懼吾躡其後，是所以保蜀也。」玠在原上，鳳翔民感其遺惠，相與夜輸芻粟助之。玠償以銀帛，民益喜，輸者益多。金人怒，伏兵渭河邀殺之，且令保伍連坐；民冒禁如故，數年然後止。

紹興元年，金將沒立自鳳翔，別將烏魯折合自階、成出散關，約日會和尚原。烏魯折合先期至，陣北山索戰，玠命諸將堅陣待之，更戰迭休。山谷路狹多石，馬不能行，金人舍馬步戰，大敗，移砦黃牛，會大風雨雹，遂遁去。沒立方攻箭筈關，玠復遣將擊退之，兩軍終不得合。

始，金人之入也，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，朝問隔絕，人無固志。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，玠知之，召諸將歃血盟，勉以忠義。將士皆感泣，願為用。張浚錄其功，承制拜明州觀察使。居母喪，起復，兼陝西諸路都統制。

金人自起海角，狃常勝，及與玠戰輒北，憤甚，謀必取玠。婁宿死，兀朮會諸道兵十餘

萬，造浮梁跨渭，自寶雞結連珠營，壘石為城，夾澗與官軍拒。十月，攻和尚原。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，分番迭射，號「駐隊矢」，連發不絕，繁如雨注。敵稍卻，則以奇兵旁擊，絕其糧道。度其困且走，設伏於神垄以待。金兵至，伏發，眾大亂。縱兵夜擊，大敗之。兀朮中流矢，僅以身免。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，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。兀朮既敗，遂自河東歸燕山；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，屯鳳翔，與玠相持。

二年，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，節制興、文、龍三州。金久窺蜀，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，不得逞，將出奇取之。時玠在河池，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，睨仙人關以綴玠；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，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。三年正月，取金州。二月，長驅趨洋、漢，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，以驛書招玠入援。

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，以黃柑遺敵曰：「大軍遠來，聊用止渴。」撒離喝大驚，以杖擊地曰：「爾來何速耶！」遂大戰饒風嶺。金人被重鎧，登山仰攻。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；先者既死，後者代攻。玠軍弓弩亂發，大石摧壓，如是者六晝夜，死者山積而敵不退。募敢死士，人千銀，得士五千，將夾攻。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，導以祖溪間路，出關背，乘高以闚饒風。諸軍不支，遂潰，玠退保西縣。敵入興元，劉子羽退保三泉，築潭毒山以自固，玠走三泉會之。

未幾，金人北歸，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，掩擊其後軍，墮澗死者以千計，盡棄輜重去。金人始謀，本謂玠在西邊，故道險東來，不虞玠馳至。雖入三郡，而失不償得。進玠檢校少保，充利州路、階成鳳州制置使。

四年二月，敵復大入，攻仙人關。先是，璘在和尚原，餉饋不繼；玠又謂其地去蜀遠，命璘棄之，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，創築一壘，移原兵守之。至是，兀朮、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，自鐵山鑿崖開道，循嶺東下。玠以萬人當其衝。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，與金兵轉戰七晝夜，始得與玠合。

敵首攻玠營，玠擊走之。又以雲梯攻壘壁，楊政以撞竿碎其梯，以長矛刺之。璘拔刀畫地，謂諸將曰：「死則死此，退者斬！」金分軍為二，兀朮陣于東，韓常陣於西。璘率銳卒介其間，左縈右繞，隨機而發。戰久，璘軍少憊，急屯第二隘。金生兵踵至，人被重鎧，鐵鉤相連，魚貫而上。璘以駐隊矢迭射，矢下如雨，死者層積，敵踐而登。撒離喝駐馬四視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翌日，命攻西北樓，姚仲登樓酣戰，樓傾，以帛為繩，挽之復正。金人用火攻樓，以酒缶撲滅之。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，明炬四

山，震鼓動地。明日，大出兵。統領王喜、王武率銳士，分紫、白旗入金營，金陣亂。奮擊，射韓常，中左目，金人始宵遁。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，王俊伏河池扼歸路，又敗之。以郭震戰不力，斬之。是役也，金自元帥以下，皆攜孥來。劉夔乃豫之腹心。本謂蜀可圖，既不得逞，度玠終不可犯，則還據鳳翔，授甲士田，為久留計，自是不妄動。

捷聞，授玠川陝宣撫副使。四月，復鳳、秦、隴三州。七月，錄仙人關功，拜檢校少師、奉寧保定軍節度使，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，楊政以下遷秩有差。六年，兼營田大使，易保平、靜難節。七年，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，敗績，又失鞏州，玠斬之。

玠與敵對壘且十年，常苦遠餉勞民，屢汰冗員，節浮費，益治屯田，歲收至十萬斛。又調戍兵，命梁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，民知灌溉可恃，願歸業者數萬家。九年，金人請和。帝以玠功高，授特進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遷四川宣撫使，陝西階、成等州皆聽節制。遣內侍奉親劄以賜，至，則玠病已甚，扶掖聽命。帝聞而憂之，命守臣就蜀求善醫，且飭國工馳視，未至，玠卒于仙人關，年四十七。贈少師，賜錢三十萬。

玠善讀史，凡往事可師者，錄置座右，積久，牆牖皆格言也。用兵本孫、吳，務遠略，不求小近利，故能保必勝。禦下嚴而有恩，虛心詢受，雖身為大將，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，故士樂為之死。選用將佐，視勞能為高下先後，不以親故、權貴撓之。

玠死，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，璘曰：「璘從先兄有事西夏，每戰，不過一進卻之頃，勝負輒分。至金人，則更進迭退，忍耐堅久，令酷而下必死，每戰非累日不決，勝不遽追，敗不至亂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，與之角逐滋久，乃得其情。蓋金人弓矢，不若中國之勁利；中國士卒，不及金人之堅耐。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，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。於是選據形便，出銳卒更迭撓之，與之為無窮，使不得休暇，以沮其堅忍之勢。至決機於兩陣之間，則璘有不能言者。」

晚節頗多嗜欲，使人漁色于成都，喜餌丹石，故得咯血疾以死。方富平之敗，秦鳳皆陷，金人一意睨蜀，東南之勢亦棘，微玠身當其衝，無蜀久矣。故西人至今思之。謚「武安」，作廟于仙人關，號「思烈」。淳熙中，追封涪王。子五人：拱、扶、撝、擴、揔。拱亦握兵云。

吳璘

吳璘，字唐卿，玠弟也。少好騎射，從玠攻戰，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。紹興元年，箭筈關之戰，斷沒立與烏魯折合兵，使不得合，金人遁，璘功居多，超遷統制和尚原軍馬，於是玠駐師河池，璘專守原。及兀朮大入，玠兄弟以死守之。敵陣分合三十餘，璘隨機而應，至神垕伏發，金兵大敗，兀朮中流矢遁。張浚承制以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，升康州團練使。

三年，遷榮州防禦使、知秦州，節制階、文。是歲，玠敗于祖溪嶺，時璘猶在和尚原，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，以防金人深入。四年，兀朮、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，璘自武、階路入援。先以書抵玠，謂殺金平地闊遠，前陣散漫，須後陣阻隘，然後可以必勝。玠從之，急修第二隘。璘冒圍轉戰，會于仙人關。敵果極力攻第二隘，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，璘奮曰：「兵方交而退，是不戰而走也，吾度此敵去不久矣，諸君第忍之。」震鼓易幟，血戰連日。金兵大敗，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。

露布獻捷，遷定國軍承宣使、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、知熙州。六年，新置行營兩護軍，璘為左護軍統制。九年，升都統制，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、知秦州。玠卒，授璘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

時金人廢劉豫，歸河南、陝西地。樓炤使陝，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，以郭浩帥鄜延，楊政帥熙河，璘帥秦鳳，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。璘曰：「金人反覆難信，懼有他變。今我移軍陝右，蜀口空虛，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，直搗蜀口，我不戰自屈矣。當且依山為屯，控其要害，遲其情見力疲，漸圖進據。」炤從之，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，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。

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，至河池，璘見之曰：「金大兵屯河中府，止隔大慶一橋爾，騎兵疾馳，不五日至川口。吾軍遠在陝西，緩急不可追集，關隘不葺，糧運斷絕，此存亡之秋也。璘家族固不足恤，如國事何！」時朝廷恃和忘戰，欲廢仙人關。於是世將抗奏謂：「當外固歡和，內修守禦。今日分兵，當使陝、蜀相接，近兵宮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：『要入蜀不難，棄陝西不顧，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，道路吾已熟知，一發取蜀必矣。』敵情如是，萬一果然，則我當為伐謀之備，仙人關未宜遽廢，魚關倉亦宜積糧。」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，留大軍守階、成山砦，戒諸將毋得撤備。世將尋真除宣撫，置司河池。

十年，金人敗盟，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。撒離喝渡河入長安，趨鳳翔，陝右諸軍隔在敵後，遠近震恐。時楊政在鞏，郭浩在鄜延，惟璘隨世將在河池。世將急召諸將議，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，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，欲退保仙人原，璘厲聲折之曰：「懦語沮軍，可斬也！璘請以百口保破敵。」世將壯之，指所居帳曰：「世將誓死於此！」乃遣渥之涇原，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。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砦，敗之。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。

璘以書遺金將約戰，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，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。鶻眼入扶風，復攻拔之，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。撒離喝怒甚，自戰百通坊，列陣二十里。璘遣姚仲力戰破之，授鎮西軍節度使，升侍衛步軍都虞候。十一年，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，敗之，復秦州及陝右諸郡。

初，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，璘請討之。世將問策安出，璘曰：「有新立疊陣法：每戰，以長槍居前，坐不得起；次最強弓，次強弩，跪膝以俟；次神臂弓。約賊相搏至百步內，則神臂先發；七十步，強弓併發；次陣如之。凡陣，以拒馬為限，鐵鉤相連，俟其傷則更代之。遇更代則以鼓為節。騎，兩翼以蔽於前，陣成而騎退，謂之『疊陣』。」諸將始猶竊議曰：「吾軍其殲於此乎？」璘曰：「此古束伍令也，軍法有之，諸君不識爾。得車戰餘意，無出於此，戰士心定則能持滿，敵雖銳，不能當也。」及與二酋遇，遂用之。

二酋老於兵，據險自固，前臨峻嶺，後控臘家城，謂我必不敢輕犯。先一日，璘會諸將問所以攻，姚仲曰：「戰於山上則勝，山下則敗。」璘以為然，乃告敵請戰，敵笑之。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，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。二將至嶺，寂無人聲，軍已畢列，萬炬齊發。敵駭愕曰：「吾事敗矣。」習不祝善謀，胡盞善戰，二酋異議。璘先以兵挑之，胡盞果出鏖戰。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，輕裘駐馬亟麾之，士殊死鬥，金人大敗。降者萬人，胡盞走保臘家城，璘圍而攻之。城垂破，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，世將浩歎而已。明年，竟割和尚原以與敵。撤戍割地，皆秦檜主之也。

十二年，入覲，拜檢校少師、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，賜漢中田五十頃。十四年，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，以璘為西路安撫使，治興州，階、成、西和、鳳、文、龍、興七州隸焉。時和議方堅，而璘治軍經武，常如敵至。十七年，徙奉國軍節度使，改行營右護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，安撫使如故。二十一年，以守邊安靜，拜少保。二十六年，領興州駐紮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，改判興州。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為都統制者，時璘已為開府儀

同三司，故改命之。

三十一年，金主亮叛盟，拜四川宣撫使。秋，亮渡淮，遣合喜為西元帥，以兵扼大散關，遊騎攻黃牛堡。璘即肩輿上殺金平，駐軍青野原，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，授以方略。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，璘尋移檄契丹、西夏及山東、河北，聲金人罪以致討。未幾，兼陝西、河東招討使。璘以病還興州，總領王之望馳書告執政，謂璘多病，猝有緩急，蜀勢必危。請移璘侄京襄帥拱歸蜀，以助西師。凡五書未報。璘已力疾，復上仙人關。

三十二年，璘遣姚仲取鞏，王彥屯商、虢、陝、華，惠逢取熙河。或久攻不下，或既得復失，竟無成功。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，相持不能破。仲舍鞏攻德順已逾四旬，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，遣子挺節制軍馬。挺與敵戰於瓦亭，敗之。璘自將至城下，守陴者聞呼「相公來」，觀望咨嗟，矢不忍發。璘按行諸屯，預治黃河戰地，斬不用命者，先以數百騎嘗敵。敵一鳴鼓，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。璘軍得先治地，無不一當十。至暮，璘忽傳呼「某將戰不力」，人益奮搏，敵大敗，遁入壁。黎明，師再出，敵堅壁不動。會天大風雷，金人拔營去，凡八日而克。璘入城，市不改肆，父老擁馬迎拜不絕。璘尋還河池。

四月，原州受圍，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，璘自趨鳳翔視師。諸將雖力戰，敵攻益急，增兵至七萬。五月，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，仲敗績。初，仲自德順至原，由九龍泉上北嶺，令諸軍持滿引行。以盧士敏兵為前陣，所統軍六千為四陣，姚仲兵為後拒。隨地便利以列，與敵鏖戰，開合數十。會輜重隊隨陣亂行，敵兵衝之，軍遂大潰，失將三十餘人。始，璘出師，王之望嘗言：「此行士卒銳氣，不及前時，仲年來數奇，不可委以要地。」及仲至原，璘亦貽仲書，謂原圍未即解，且還德順。書未達而仲敗，璘亦無功還。尋奪仲兵，欲斬之，或勸而止，械繫河池獄。

孝宗受禪，賜璘劄，命兼陝西、河東路宣撫招討使。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，亟馳赴城下，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。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。璘築堡東山以守，敵極力爭之，殺傷太半，終不能克。時議者以為兵宿於外，去川口遠，恐敵襲之，欲棄三路。遂詔璘退師。敵乘其後，璘將士死亡者甚眾，三路復為敵有。拜少傅。隆興二年冬，金人侵岷州，璘提兵至祁山，金人聞之，退師，遣使來告曰：「兩國已講和矣。」會詔至，俱解去。

沈介為四川安撫、制置使，與璘議不協，兵部侍郎胡銓上書，語頗及璘。璘抗章請朝，

上親劄報可。未半道，請罷宣撫使及致仕，皆不允。乾道元年詣闕，遣中使勞問，召對便殿，許朝德壽宮。高宗見璘，歎曰：「朕與卿，老君臣也，可數入見。」璘頓首謝。兩宮存勞之使相踵，又命皇子入謁。拜太傅，封新安郡王。越數日，詔仍領宣撫使，改判興元府。及還鎮，兩宮宴餞甚寵。璘入辭德壽宮，泣下。高宗亦為之悵然，解所佩刀賜之，曰：「異時思朕，視此可矣。」

璘至漢中，修復褒城古堰，溉田數千頃，民甚便之。三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贈太師，追封信王。上震悼，輟視朝兩日，賻贈加等。高宗復賜銀千兩。初，璘病篤，呼幕客草遺表，命直書其事曰：「願陛下毋棄四川，毋輕出兵。」不及家事，人稱其忠。

璘剛勇，喜大節，略苛細，讀史曉大義。代兄為將，守蜀餘二十年，隱然為方面之重，威名亞於玠。高宗嘗問勝敵之術，璘曰：「弱者出戰，強者繼之。」高宗曰：「此孫臏三駟之法，一敗而二勝也。」

嘗著《兵法》二篇，大略謂：「金人有四長，我有四短，當反我之短，制彼之長。四長曰騎兵，曰堅忍，曰重甲，曰弓矢。吾集蕃漢所長，兼收而並用之，以分隊制其騎兵；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；制其重甲，則勁弓強弩；制其弓矢，則以遠克近，以強制弱。佈陣之法，則以步軍為陣心、左右翼，以馬軍為左右脅，拒馬布兩脅間；至帖撥增損之不同，則係乎臨機。」知兵者取焉。

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，璘曰：「信叔有雅量、無英概，天下雷同譽之，恐不能當逆亮，璘竊憂之。」剛中不以為然，錡果無功，以憂憤卒。璘選諸將率以功。有薦才者，璘曰：「兵官非嘗試，難知其才。以小善進之，則僥倖者獲志，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。」子挺。

子 挺

挺，字仲烈，以門功補官。從璘為中郎將，部西兵詣行在。高宗問西邊形勢、兵力與戰守之宜，挺占對稱旨，超授右武郎、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，賜金帶。尋差利路鈐轄，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，繼改西路。

紹興三十一年，金人渝盟，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，挺願自力軍前，璘以為中軍統制。王師既復秦州，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，挺破其治平砦。已而南市城賊亦掎角為援，轉戰竟日。挺令前軍統制梅彥麾眾直據城門，眾弗喻，彥亦懼力不敵。挺督

之，彥出兵殊死戰，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，憑高突之。敵譁曰：「黃旗兒至矣！」遂驚敗。挺不自為功，狀彥第一，士頗多之。璘亦引嫌，並匿其功。擢榮州刺史，尋拜熙河經略、安撫使。

明年，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。金左都監空平涼之眾以援合喜，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。仲駐軍六盤，挺獨趨瓦亭，身冒矢石，眾從之。金人舍騎操短兵奮鬥，挺遣別將盡奪其馬，金眾遂潰。挺勒兵追之，禽千戶耶律九斤、孛堇等百三十七人。

金人懲前衄，悉兵趨德順。璘自秦州來督師，先壁於險，且治夾河戰地。金人果大至，挺誘致之，至所治戰地，盛兵蹙之，敵不能支，一夕遁去。鞏州久不下，挺以選鋒至城下，諸將咸曰：「西北坡陀地易攻，若分兵各當一面，宜得利。」挺曰：「西北雖卑而土堅，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圮。且兵分則少，以少當堅城，可得而下乎？」乃命悉眾擊東南陬。不二日，樓櫓俱盡。夜半，其將雷千戶約降，黎明，城破。以功授團練使，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。

孝宗即位，加璘兼陝西、河東路招討宣撫使。璘慮敵必再爭德順，至自河池，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。有大酋引騎數千睨東山，璘命挺領騎迎擊，卻之。遂據東山，築堡以守。敵不能爭，乃益修攻具，為大車匿戰士其中，將填隍而進。挺命掄大木植中道，車至不得前。拜武昌軍承宣使，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軍統制，時年二十五。會朝廷主議和，詔西師解嚴，父子遂旋軍。

乾道元年，升本軍都統制。三年，以父命入奏，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，節制興州軍馬。璘卒，起復金州都統、金房開達安撫使，改利州東路總管。挺力求終喪，服除，召為左衛上將軍。朝廷方議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，命挺為都統制。挺力陳不當輕變祖宗法，事遂寢。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。

挺每燕見從容，嘗論兩淮形勢曠漫，備多力分，宜擇勝地扼以重兵，敵仰攻則不克，越西南又不敢，我以全力乘其弊，蔑不濟者。帝頗嘉納。淳熙元年，改興州都統，拜定江軍節度使。初，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，以來羌馬，西路騎兵遂雄天下。自張松典榷牧，奏絕軍中互市，自以馬給之，所得多下駟。挺至，首陳利害以聞，乞歲市五百匹，詔許七百匹。

始，武興所部就餉諸郡，漫不相屬。挺奏以十軍為名，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，曰踏白、

摧鋒、選鋒、策選鋒、游奕；武興以西至綿為左、右、後三軍；而駐武興者前軍、中軍。營部於是始井井然。四年，入覲，除知興州、利州西路安撫使。密修皂郊堡，增二堡，繕戎器，儲於兩庫，敵終不覺。

十年冬，特加檢校少保。成州、西和歲大祲，挺力為振恤，諭總賦者分軍儲以佐之，全活殆數千萬。蜀自諸軍宿師，凡廩賜，官率糴三之一，視價高下給之，名曰「折估」，隨所屯地相為乘除。歲久屯他徙，廩賜不易舊，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，挺裒為中制上之。

光宗即位，御筆獎勞。而西和、階、成、鳳、文、龍六州器械弗繕，挺節冗費，屯工徒，悉創為之。禦軍雖嚴，而能時其緩急，士以不困。郡東北有二谷水，挺作二堤以捍之。紹熙二年，水暴發入城。挺既振被水者，復增築長堤，民賴以安。詔問備邊急務，即建增儲之策，由是糧糗不乏。四年春，以疾乞致仕，詔加太尉。卒，年五十六。贈少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挺少起勳閥，弗居其貴，禮賢下士，雖遇小官賤吏，不敢怠忽。拊循將士，人人有恩。璘故部曲拜於庭下，輒降答之，即失律，誅治無少貸。璘嘗對孝宗言，諸子中惟挺可任。孝宗亦曰：「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。」歲時問勞不絕，被遇尤深厚。光宗賜內府珍奇，以示殊禮。子五人，曦，其次也。曦仕至太尉、昭信軍節度使，以叛誅，見別傳。

論曰：劉錡神機武略，出奇制勝，順昌之捷，威震敵國，雖韓信泜上之軍，無以過焉。或謂其英概不足，雅量有餘，豈其然乎？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，戮力協心，據險抗敵，卒保全蜀，以功名終，盛哉！挺累從征討，功效甚著，有父風矣。然玠晚頗荒淫，璘多喪敗，豈狃于常勝，驕心侈歟！抑三世為將，釀成逆曦之變，覆其宗祀，蓋有由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